

中國國民黨政治工作論文集第二集

戴季陶先生政治工作

文

戴季陶先生著

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原因

諸位同學同志！我們每在一個大事件之後，必須要把過去種種事實經過深刻地追憶，仔細地檢查，他是指導我們的路碑，無論成功失敗，我們前進的生命，總是建築在過去的歷史上的。「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我們想想過去種種事實，再聽一聽現在種種人的口碑，看看現在種種人的態度和舉動，只有引起我們無限的悲痛，無限的淒涼，無限的自責。同時，想起我們對於一切爲民族而犧牲，爲民衆而犧牲，爲革命而犧牲，乃至對於一切被動的犧牲，可憐無知的犧牲，所應盡的後死者的責任，看到我們對於一切在痛苦呻吟中的民衆，在惶惑迷路中的青年，在風雨飄搖中的黨國，所應盡的革命者的責任，又引起我們無限的奮發無限的勇氣，我們今天明白地看見這一回的北伐失敗了，革命失敗了。可是我們失敗的歷史，並不只是這一回的北伐，而世人所謂成功失敗，也都只是一時的現象。我們如果把這一百年的歷史整個細看時，就可以曉得，自從太平天國以來，從廣東起的北伐軍，是很多次了。每一回的革命運動，都是由廣東湧起一大股奔騰澎湃的革命潮水向北而進。

這一大股潮水的水量和水力是有限的，一路一路的向北流，一路一路的平舖在沿途地面，前進的水量和水力，便漸漸地減少。每回都是到了長江或者過了長江不遠，水量和水力沒有了前進的勢力，受着山陵或風力的抵抗，便退了下來。民衆革命的要求，却好像是月球的吸引力一樣，經過一定的時間，又吸引起一股革命的潮水來。直接繼辛亥三月廿九的革命而起的武漢革命軍，是從乙未年——一八九五年——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一直繼續着的工作成績，也是由廣東湧起來的革命潮水。可是我們看，自太平天國以來，直到如今，每一次的運動，都是有很大進步，很大的變化。要就每一次的革命潮水本身看，是退了下來，然而就他的效用上看，他的力量，每次都掃破了不少的舊勢力，而逐漸成功。失敗的只是個人，而成功的却是革命。

第一、太平天國的革命軍，雖是到了長江之後，勢力便漸漸消失，內鬪和敵軍的壓迫，兩兩夾攻，於是歸於失敗。然而自此之後，滿清朝廷的統治力，滿洲民族的壓迫力，從此減少下來。實際的政權和兵權，從此一大半歸於漢人。不單如此，繼承湘軍淮軍而起的政治力和兵力，也作了中國現代進步的因素。而失敗了的太平運動，直接便喚起我們 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來。所以太平天國

的運動雖是失敗了，而他却整個的作了後來一切革命史的開篇。我們要尋繹這半世紀中一切中國民族覺醒的原因，非從這中國民族史上最偉大的太平天國革命史研究不可。同時我們再看自此以後，南人北進的『人口北移』運動，打破了宋朝南渡以來的一切『人口南移』之歷史的成例。自康熙以來滿洲民族阻止漢人開墾滿蒙的計畫，從此漸漸破了。左宗棠的湖南兵，打平了回疆，移住在西北高原的沙漠兩岸。俄國東南侵略黑龍江流域及蒙古各地的行動，和滿蒙民族的衰弱，更使滿洲朝庭拋棄了禁止漢人北移的政策，警醒了漢人伏處南方的迷夢。

第二、辛亥年由武漢而起的革命軍，在大體上，不能發展於長江北岸。廣東的北伐軍，僅僅到了徐州，便退却下來。但是這時候比起太平天國的運動來，已經有了很明顯的進步。第一、在世界的文化上，洪楊只是無意識地迷信歐洲的宗教，而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是創造起吸收世界文化，領導中國政治的社會的革命之三民主義。第二、洪楊的太平革命，不能從世界人類生存的覺悟上，喚起中國民族之普遍的民族自覺，而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把中國南方北方的民衆，一齊從民族自覺上喚醒了。因此，在實際的成績上，太平運動時代，北方毫無響應，而辛亥革命

時，北方已經有了革命軍的因素。洪楊的太平運動，大戰了十幾年，只打破了滿清朝廷實際勢力的一部分，而辛亥的革命，在幾個月當中，把各省滿清駐防的旗人勢力，趕走乾淨，終於把滿清朝廷，完全推翻，並且建設起名義上實際上俱為國民全體所擁護的中華民國來。以後無論何人，如果要推翻中華民國要恢復帝制，全國國民，沒有不一致起來反抗。袁世凱帝制的失敗，張勳復辟的失敗，都是表現中華民國的基礎，已經確實地建設起來了的證據。

第三、這一次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是在民國紀元前一年十月十日——辛亥年舊歷八月十九日——武漢革命軍起之後一件最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我們總理召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本黨，確定了主義的實際內容，理論基礎，同時決定了組織的原則，工作的方針。自此之後，我們的黨，是民衆的黨，獨立地負起建立民國的責任來了。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席上很沉痛地說：『過去四十年的革命，是靠我一個堅持，一個人策勵，領導着同志們奮鬥。從今以後，我把這革命的責任，托付給全黨的同志，全國的民衆。今後堅持三民主義，完成革命工作的責任，是你們大家的責任。——中華民國這一個幼兒，我担任起師保的責任，已經十三年，就是我

已經把他撫育到了十三歲，今後的教育扶持，使這幼兒長大成人能夠獨立發展，要靠全黨的同志了。』中國國民黨改組之歷史的意義，歷史的內容，歷史的任務，是很多而很大，聽 總理這一個含着深刻沉痛的『托孤精神』的演說，我們已經足以很概括而明確地認識。在改組的豫備期中，總理派蔣介石同志，赴俄國考查革命軍事的組織，回國之後，創立黨立的軍官學校，建立黨軍，實施軍隊中的政治訓育。到 總理決志實行北伐的時候，又宣布了一個重要的軍事原則，就是『第一步使武力與人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人民之武力。』直到打倒了曹錕， 總理便決心先到北方去宣傳建國的綱領，然後再到世界各國，宣傳三民主義的真義，喚起北方的民衆，使他們和南方的民衆，一致團結起來完成革命。雖不幸 總理逝世了，然而最後這一次的北上，和逝世在北京這一個很深刻的意義，實在是中國革命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我們的北伐工作由此生了一個新作用。從此以後，北方的革命軍北方的革命民衆，漸漸起來了。素來不認識三民主義的北方，普遍地在思想上，在實際上，都生出很熱烈的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來了。所以我們要明白，國民革命軍這一次的北伐，最前進的先鋒，就是 總理提起三民主義的革命救國建

國的精神，很光明平和勇猛地，向着青天白日所朗照的前途，單人獨馬，直進北京。這一個精神，使北方的民衆，一齊的在『感激』的熱情中，覺悟起來。我們看，這一次國民革命軍出師以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以很小的兵力，在短期間當中，戰勝了吳佩孚，打敗了孫傳芳，就革命軍前進的地域來說，由武漢方面北進的革命軍，直進到了河南的北界，由津浦路線北進的革命軍，直攻入了山東的南界。就戰鬥力的發展來看，自從太平天國戰後，沒有比這一次更發展的革命軍事勢力；和太平天國的戰事辛亥革命的戰事比起來，雖然依舊是因為自身政治的組織訓練不完固，和民衆對於革命的認識不清楚，團結不堅強，而至於退却，但是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太平天國的革命戰事，不是逢着北方組織訓練起來的武力而戰敗，是逢着長江中部的湘江和長江下流的淮水兩個地方組織訓練起來的武力而戰敗的。一個地方能夠發生出一種堅強的武力，必定有他的歷史的原因和社會的背景，複雜的歷史因果，真實的社會利害，有意識無意識地支配着他所造成的武力的意識。一個時代革命的努力，只能改變他若干而不容易從根本上，一時間便更動他的全部。太平天國的革命意識，和他的意識所結成的武力，不能夠聯合長江的民衆，更不能動

得北方民衆的分毫，是我們所應該深刻注意的地方。辛亥的革命就不然了。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二十餘年當中，在南方是比較建築起民衆的基礎，由珠江流域發出之革命的三民主義曙光，照遍了長江流域。大多數的農民工人，雖然是睡着了，然而他們歷史遺傳下來的民族意識，潛藏在整個的生命當中，足以很無意識地喚起他們不知而行的動作，更足以引起他們傾向革命的反射性；而受過民族教育的中流階級青年，就蓬蓬勃勃地興起來，很勇猛純潔地，在 總理偉大的理想偉大的人格，堅強的意志，熱誠的感情籠照之下，各自爲戰地領導着他所能領導的民衆努力奮鬥。前仆後繼的革命犧牲者的血引出民衆的淚，造成悲壯的革命史的偉大來。三月二十九的廣州革命，以很少的革命青年，攜着很不足恃的武器，猛攻具有二百餘年統治威力的滿清政府，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的革命，實際上是繼承三月二十九日的革命軍而起，也是了解革命史的人所深知。在北方各地，革命是潮流不能支配民衆是思想和意志。混和了蒙古的血統，而在蒙古滿洲民族支配下屈服了幾百年的北方民族，文化的基礎，自五代以後，已經被蒙古游牧民族，蹂躪乾淨。革命的思想，自然不容易從下層民衆裏勃發，而上層階級，更不容易

受革命的感化。然而，總理所領導的革命，已經教育很多的革命種子，疎疎落落，遍地撒在黃河流域。所謂北洋軍隊的當中，也暗藏着不少的革命份子。全體民衆，對於排滿的一點，都能消極的接受。這是我們所應當特別注意的地方。如是把辛亥革命和太平天國的革命比較起來，在民族的地域關係上，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太平天國不能支配長江的民衆意識，而辛亥革命却勃起於長江，太平天國不能感化北方的民衆，而辛亥革命，却能夠在消極的作用上，使北方民衆接受中華民國的名義，在積極的作用上，還有不少的革命份子參加。中國民族意志的統一，確確實實地，五十年中，邁進了一大步，這是很明顯的。這一次國民革命軍更不同了，自從總理北上宣傳以後，偉大的人格和正確的理論，使全北方的青年一齊感動起來。現在北方各地的革命思想運動，正和十五年前的南方各地一樣，而且還要深刻，還要普遍。這一次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前，在北方各地，已經有了接受三民主義的革命軍隊。北伐出師以後，北方各地的軍隊和民衆，更很熱烈地勃興起來。他們不僅只能夠和南方的革命民衆合作，並且表現出將來有作革命主力軍的可能性。青天白日旗幟，漸漸遍布在黃河的兩岸，長城的南北了。從這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看來，我

們可以確信這一次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在中國民族思想和行動的統一上，又進了一大步了。

就上述的革命史，站在三民主義的立腳點上，很公正的批判起來，可以曉得，中國民族意識整個的統一，整個的發展，在這八九十年當中，是很確實地一步一步的前進，在這八九十年當中，一切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說，三民主義，是中國民族振興的唯一原理。凡是一個真確理論，他的發生，是根據歷史的原則和社會的需要而來。總理所創造的三民主義，不是一個憑空結撰的理想，而是綜合一切民族的世界的歷史事實，整理出來的指導原則。所以這八九十年當中，一切歷史，在總理所創造三民主義之後，固然是明明白白地，由三民主義的思想支配着，而在總理創造三民主義之前，全部革命運動，也是由三民主義的自然法則，在無意識的當中支配着的。

我們所最要曉得的，就是近代一百年來中國的革命運動，在中國的歷史上，是開從古未有的先例。由開國以至於元末，幾千年當中，中國民族的移動，都是由北而南，而民族力的中心，都是在北方。只有明朝，是崛起於長江的下游，直向北方進攻，驅逐了蒙古朝廷，恢復中國民族的統治力。然而西江流域，從來沒有發生過統一中國的力量。只有從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革命起，忽然由中國極南的廣東地

方，發生了一個革命建國的主力。總理所領導的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從種種歷史的原因研究，都可以曉得的。的確是繼承太平天國的運動而起的。我研究中國的歷史，常把中國歷史，從民族文化的中心，分爲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黃河流域時代，第二個時代，是長江流域時代，第三個時代，是珠江流域時代。再從產業上看，黃河的文化，是以農業爲主力而建築起來的。長江的文化，是以工商業爲主力建設起來的。珠江流域的文化，是吸收現代歐洲的工業文明，以產業革命爲目的而前進的。從統治力的形成來說，黃河流域的文化，是進取的，創造的，生產的，征服的，長江流域的文化，是退守的，享樂的，消費的，被征服的。珠江流域在進行中的文化運動，是很明白地，繼承黃河流域的建國精神，只是在天候地理上，受了多少的限制，文化的實際力量，依舊很小，今後的運動，我想是南北兩個創造能力結合，以長江爲調和中樞而建設統一文化的時代。政治和軍事的能力，長江或者不如南北兩流域，然而由天候地理自然的恩惠所培養出的長江的社會活能力的確是駕乎南北兩流域的。至於遠的將來，我想中國民族在建設世界的文化上，最富於偉大而深沉的能力的，依舊是北方民族，在生物學的原則上，一個種族的進化，常常要有比較身體強健戰鬥力豐富，而文化程度和系統不同的異民族混血，

然後才能發生新的力量。當一個民族大混合的時候，或者他的文化會沉衰幾百年。但是這個沉衰，不是頹廢而是發育的暫時休止。長期的沉寂，反足以引起後來的特殊發展。歐洲盎格魯薩克遜和日耳曼民族的勃興，東方日本民族的發展，却是很明顯的先例。

我們更要明白一個原則，就是一個民族的發展，必定是要從很大的戰鬪當中得來，一個繁富的文化他的前期，必定是很悲壯而激烈的戰史。自古到如今，自中國到外國，只要是人類，決沒有不靠戰爭而能發展的。試看現代所有一切文明，那一樣不是由戰爭發展而來，人類最先發明的工具，就是戰鬥用的武器。最先取得的食物，也是獵取而來的動物。人們所享樂的音樂許多是武器的進化，平和不是文明的根原，戰爭才是文明的原動力。要時時不忘記這一個重大的歷史原則，才可以研究歷史，批評歷史。

去年夏天，蔣介石同志，就職總司令，統帥廣東數萬革命健兒，出師北伐。總司令就職的時候，中央在很嚴肅而深刻的意義下面舉行了一個特殊莊嚴的典禮。革命戰爭文化許多重大的意義，都由這典禮的形式，明白表現出來。當時中央黨部，公推吳稚暉先生，授給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三件東西，第一

件是國旗，第二件是黨旗，第三件是總理遺像。那時中央爲甚麼要舉行這一個典禮呢？很容易明白，這是把救國、建國、實行三民主義三件大事，付托給總司令。說明我們這一次出師北伐，是爲了救中國的危亡，爲了要建設起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要把總理的精神普及於一般民衆。軍隊所到，便是總理的主義所到。要實實在在地做到『第一步使武力與人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人民之武力』的兩句話。要確立以黨建國的基礎，把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插遍中國，傳遍世界。要確實地喚起民衆，聯合世界弱小的被壓迫民衆，打倒帝國主義，完成中國民族的平等、國家的獨立，而使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都得到解放。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打倒一切軍閥，剷除一切反革命的勢力，以完成中國國民黨統一全國政權，實現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任務。前月吳稚暉先生在南京北伐週年紀念日的席間，他說：『我們中央所以要舉行這一個典禮的原故，不是尋常的，是含着一個深刻的意義。是把一個重大的歷史的任務，付托給革命軍。給他一枝黨旗，就是把黨的存亡付托於他。給他一枝國旗，就是把國家的興亡、民族的盛衰，付托於他。給他一個總理遺像，就是要他時時刻刻，不忘總理的遺志，必定要完成總理未竟之志，要實際做到軍行所至，就是三民主義的教義所至。』

我們從歷史上看，當初周武王伐紂，爲甚麼要載了文王的木主，這就是表明他是爲了要實行文王的治國平天下的主義，要用文王的主義來團結軍民的精神，統一軍民的意志，作一切破壞和建設的標準。中央所以付托這三件重大的物事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正是和那古代歷史上的先例，一樣的重大的、一樣的深刻。」就這一點來看，大家都應該明白，去年本黨決心出師北伐，實在是拚着很大的成敗來的。

本來我們黨的豫定的政策，並不是在去年就要北伐的。當前年 總理逝世之後，平定了楊劉，統一了兩廣。那時中央會議的結果，決定了一個大政方針，就是我們要集中全黨的力量，努力把兩廣來做基礎，努力於實際革命政治的建設。在軍事上，我們盡量的整軍經武，養成真正的革命軍人，造成真正的革命軍，在精神上物質上，都成爲健全無瑕的軍隊。那時豫計有二五年功夫，我們所養成的將校數量和質量，那是很有可觀了。在行政上，我們要確實地肅清吏治，造成真正自上至下都完全一樣沒有絲毫缺陷的廉潔政府。以這廉潔政府的力量，肅清土匪，革除社會惡習——盜匪鴉片——造成人民自治的基礎。在經濟上，我們要合起海內外的同志同胞的力量，從事於經濟的建設，完成南方大灣

的計畫和廣東與中國中部的鐵道幹線及省內一切交通機關。更要使廣西地方，在很進步的農業組織上面，建設起工業化的新經濟文明，而黨的工作，必須把農民、工人、學生組織起來，做實際革命建設基礎。一面在兩廣地方，實施訓政的工夫，一面對於全國，以和平的方法和態度，宣傳本黨的主義政綱，努力喚起民衆的覺悟。對於國內北方及鄰省的軍閥，如果他們不來壓迫我們，我們要極力避免和他們武力上的衝突。這一個政略的決定，第一是要建設真正革命主力軍，第二是要建設起革命政治的模範地方，第三是要養成真正有組織有訓練的革命民衆。可是這偉大而確實的策略，被幾個事實上的原因破壞了。

第一就是幼稚的左傾政策，因為在政治的指導思想上，一但現出偏頗不平的左傾空氣，便把一切確實工作的秩序性，都從根本上搖動。血氣未定的青年和血氣方剛的民衆，都在一個很浮動的而帶恐怖性的革命空氣當中搖動着民衆運動，失了正確的統馭和指導。於是農民運動，只是把農民叫了進城來遊行。工人運動，只是把工人弄到工場外面去活動。青年運動，只能把青年叫到學校外面去呼號奔走，一切工作，在表面上的進行很速，實際的內容却很空虛。而政治上的負責人的心理，也都

時，時被無主義無智識，無計畫無紀律的羣衆心理支配着，變作熱狂的羣衆意識的結晶。

第二就是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本來壓迫和反抗，常常是互相爲因果的。我們中國民族的獨立運動，如果真是確實而有步驟，人人存着臥薪嘗胆，以做生聚教訓的工作，一面養成堅強的抵抗力，一面作相當的抵抗。這樣作去，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程度，不會猛然以全力來撲的。幼稚的左傾政策和帝國主義對於革命的恐怖心理，兩相磨擦，於是時時刻刻發出激烈的火燄來。這一個激烈的火燄，喚起中國民衆的力量，和中國民衆因此所受的損失，兩相比較，還是後者甚於前者。只拿香港大罷工的結果來看，便可以曉得了。

第三就是軍閥的壓迫。懷着復古主義和個人野心的反動者吳佩孚，閉着眼睛做他武裝統一的迷夢。因爲他不得志於北方，於是以全力向南方來壓迫。湖南唐生智，一敗再敗，幾乎要全軍覆沒，殘餘的部隊，也幾乎要敗。進廣東來了。這個時候，革命政府的地位，已經感受十分的危險。倘若不出兵北伐，消滅吳佩孚的勢力，眼見得革命根據地的廣東，便要根本搖動起來。而且陳炯明的餘孽，和一些聯省自治的么魔還在蠢蠢思動。所以革命政府到此時便不得不努力進攻北方軍閥了。

第四便是共產黨人的發狂搗亂。我們把過去一切共產黨的行動看來，他們沒有一件事是正堂堂確確實實的作，他們懷抱着取國民黨而代之的目的，事事把自己的利害作真正目的，把民衆的勢力作自己的工具，而把國民黨三個字只用作表面的招牌。說的話和作的事是兩樣，叫的口號和運動口號策略是時時的變更。永遠不肯講一句建設的話，不肯委曲求全的占在國民革命的觀點上，做聯合團結的工夫。在國民革命的進程上，除打倒而外沒有政策，除策略而外沒有主義。他們的理論家何嘗不曉得國民革命的緊要，何嘗不曉得國民革命是國民黨的歷史的使命，可是一到了實際運動上，便必定是要用列甯去打倒孫中山。用打倒甚麼的口號去掩護共產主義。用種種伏線張本的方法去減少國民黨領袖的信用。再用民衆運動的社會心理的威力，去壓迫無主張無定見的國民黨的幹部中的好人。用擁護贊成作甜頭去勾引那些有個人野心而不顧全民族成敗的國民黨幹部中的衰弱份子。同時再用擴充黨勢增加黨員的策略，引進許多無知識無責任的民衆，大幫大幫的加入國民黨，而一方面盡力阻止國民黨單純訓練黨員的工作，把國民黨的組織，弄到大而無當，失却指揮統御的能力。而其一切手段，實際上是先攻倒國民黨當中有主張有智識有實力的人。做理論的人，先攻走